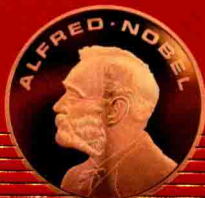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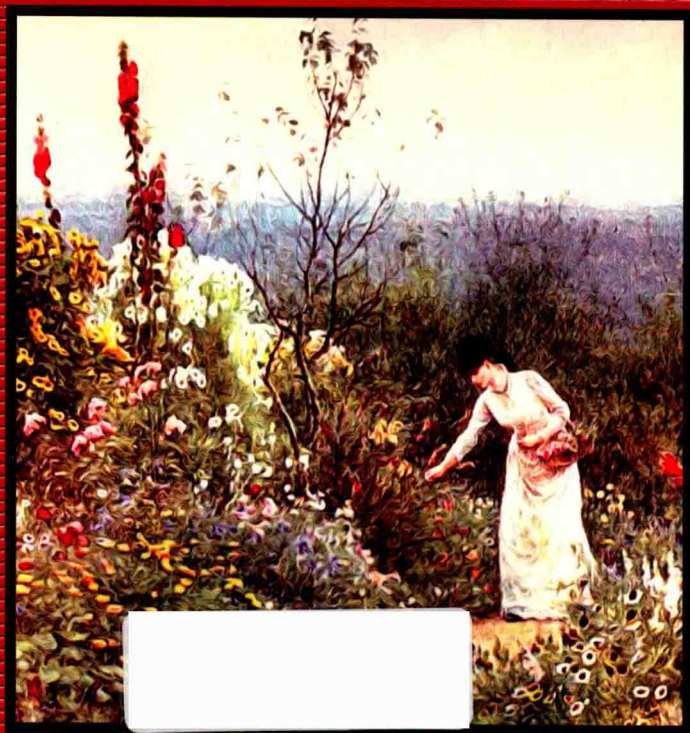


诺奖



童书



大地的孩子

〔丹〕亨利克·彭托皮丹 著 〔英〕内丽·埃里克森 绘

李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诺奖童书 ——

大地的孩子

〔丹〕亨利克·彭托皮丹 著

〔英〕内丽·埃里克森 绘

李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的孩子/(丹)亨利克·彭托皮丹著;(英)内
丽·埃里克森绘;李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诺奖童书)

ISBN 978-7-02-011941-7

I. ①大… II. ①亨… ②内… ③李… III. ①儿童小
说-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I53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7298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尚 飞 王雪纯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2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页 2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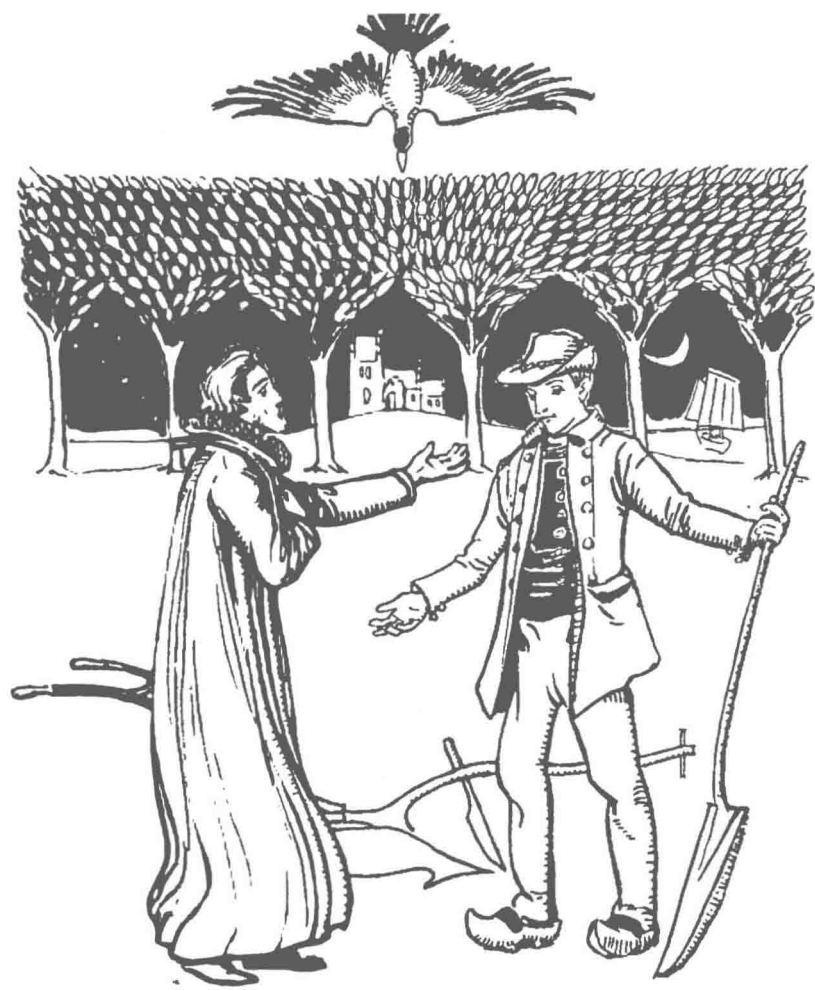
书 号 978-7-02-011941-7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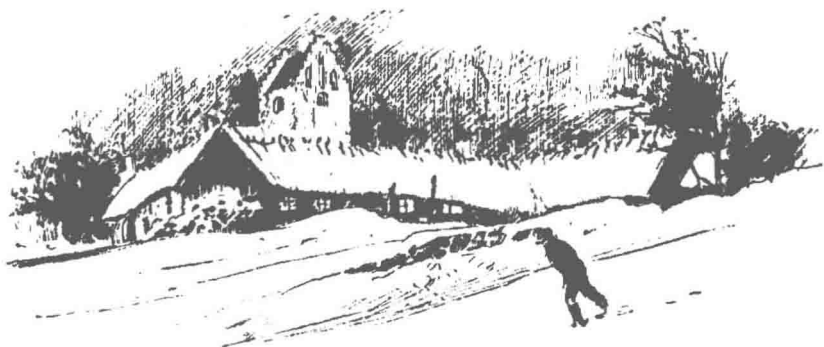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47
第三部	115
第四部	201
第五部	245



第一部



第一章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

整整一个礼拜，恶魔般的天气肆虐整个地区。暴风雨裹挟着狂野的、锯齿状的蓝黑色乌云，从东面横扫过来，击打在峡湾的海面上，巨大的泡沫状物体吹到田野上，堆得高高的。很多地方，农民的冬麦被连根拔起；沼泽地里的芦苇和灯芯草都刮倒了，草地一片狼藉，沟渠里塞满了沙子和泥土，水没法流动，都溢出来淌到了田里和路上。到处是连根拔起的大树、砸碎了的电报杆、吹散了的玉米垛，还有在飓风中死去的鸟的尸体。

韦尔比村位于一个小山上，没遮没挡。刮暴风雨的一个夜晚，一个旧谷仓被吹倒了，所有的村民都从床上跳起来，穿着睡衣跑到了街上。十几个烟囱都在同一个晚上被刮断了，牧师



诺奖童书

宅邸花园里整个花床被吹了个底朝天；所有为八哥搭的小鸟屋都从树上被掀了下来。

不仅如此，老天爷的威力甚至没有饶过教区长：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有一个下午，他走到阳台上去查看室外损坏的程度，大风卷走了他花白的头上的帽子，像扔一个球似的把它砸到地上，一路吹着它往前翻滚，尽管他竭尽全力想要捡起它，但是一阵旋转着的夹着尘土的狂风把它吹得无影无踪。在离大路很远的黑刺李灌木丛后面的一条沟里，这阵狂风抛下了它的猎物，对一个小女孩施展起它的威力。小女孩家住得很偏僻，她哭得很伤心，正艰难地从学校往家走。狂风怒号、尖叫，像一百只魔鬼被释放了出来，它裹住了精疲力竭的小家伙，吹起了她的裙子，把她一步一步推到了路边，最后在拐角的一块石头那儿绊倒了她，吹得她绝望地哭喊着一路滚进了一个旧的碎石坑里。第二天，搜寻的人们在那里找到了她小小的蜷曲的尸体；她痉挛的手握着一本新的教义问答手册，紧紧地按在胸前。

人们的记忆里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天气。

“愿上帝保佑那些在海上的人！”街上，咆哮的暴风雨里，人们冲彼此喊着。他们有的低着头，迎着风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有的被风推着往前猛跑。“能待在房子里的人还真幸运。”那些坐在家中的人这么想着，尽管是中午，但房间里的光线却

那么昏暗，他们几乎看不清报纸上的字；房子外面狂风呼啸，好像所有的恶鬼都放了出来，正在村子里为非作歹。马匹们竖起耳朵立在马厩里，吓得直发抖；母牛们紧紧挨着，发出声声吼叫，好像遭了火灾；连村里的猫也“喵喵”叫着，哀怨地四处乱窜；狗夹着尾巴，不安地到处嗅着。最后，当风势刚刚减弱了一些，鹅毛大雪开始铺天盖地地下起来——虽然刚入冬，还是十二月初，但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地面，填满了沟渠，掩埋了连根拔起的大树，在破碎的篱笆、掀掉的茅草屋顶上堆积起来。

整整三天三夜，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

这时候，有几个人相信最后审判日马上就要来了，他们开始拷问自己心灵的最深处，在上帝面前清算起了以往的所作所为。第三天夜晚，当人们开始铲走积在门口的雪堆，扫掉窗玻璃上厚厚的积雪时，不止一个人站在门口，借着昏暗的月光，向外面白茫茫的荒野望去，大地和峡湾在雪的覆盖下都变了模样，他们想：“这天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会不会是上天的宣告，某件大事即将在这个村子里、这片地区，或者这整个大地发生？

第二章

同一天晚上，一个年轻的陌生人和教区长坐在他的书房中。他前一天刚到，正赶上暴风雪最猛烈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高高瘦瘦，身穿一件黑色长大衣，系着白色领带。他有着孩子般天真的脸庞，肤色白皙，淡蓝色的眼睛里目光坦诚。一缕微卷的头发覆盖在他高高的额头上，下巴和两颊蓄着浓密的淡色胡须。

汤内森教区长坐在他对面一个卷耳、有颈部靠垫的老式大高背椅中。他身材高大，面庞英俊，有一种教会显要人物的气派。他的头很大，一头白发又短又硬。长长的、低垂但依然乌黑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双深灰色的眼睛，再加上饱满的鼻子和嘴唇，他那剃得光光的脸庞看起来有些南方人的特点。身上的衣服，从一尘不染的细棉布领带、锦缎马夹到闪亮的皮靴，都看得出他对外表非同一般地注重，这对于一个乡村牧师而言并不多见。教区长的举止以及谈话时用长柄烟斗吸烟的样子，都显示出他是一个自信又饱经世故的人。

他身侧的折叠门正对着宽敞、装饰华丽的客厅。教区长的女儿，一个脸色苍白、有着红褐色头发的姑娘，坐在一盏绿灯

罩的高脚台灯旁忙碌着。四周一片寂静。外面所有的声音似乎都被雪给淹没了。屋内，除了教区长低沉的嗓音，只能听到炉火的噼啪声，以及年轻的女士身旁鸟笼里一只鹦鹉发出的单调的叫声。

年轻的陌生人是教区长所负责的这片教区新来的副牧师。对于他的到来，无论是牧师宅邸里的人，还是整个教区的群众，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午餐刚一结束，两位牧师就回到书房，在柔和的灯光下，一连四个小时讨论着他们共同职责内的所有相关事务。

谈话主要是教区长唱主角。年轻的副牧师只有二十六岁，几天前刚由主教大人任命担任这一疗治灵魂的职位。很显然，对于这一新职位他还有些不适应，每当教区长称呼他“牧师先生”，他的脸就会变红，害羞地低下头去。

教区长以一种安静、教导性的方式开始了谈话，有些词说得慢吞吞的，似乎私底下很享受自己异常悦耳的嗓音、优美精练的用词。他并不常有机会遇到这么聪明的听众，因此忍不住任由自己侃侃而谈。当详细地谈到教会的现状、涉及教会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时，他的声音失去了镇定，用词也不再那么讲究。最后，他弯下腰，紧盯着副牧师的眼睛，强调：“我特别想让您记住一点，韩斯特德先生，同时也是牧师不可忽视的职责，



诺奖童书

那就是：任何时候都必须保证教会无可置疑的权威。这是一个牧师的权利，也是他替自己的主人，上帝，掌管尘世间的王国时神圣而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前灵魂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间存在的那种美丽、古老的父爱之情，非常不幸，很快将成为传说。谁该为此负责？是谁这些年来有组织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对肩负着神圣使命的牧师们的尊敬？难道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思想家，开放鲁莽的无神论者？有人可能会这么说，但是别信这些话！不，是我们教会的内部滋生出了这种堕落。是那些人渣发起的、打着‘民主自由’‘平等’旗号的种种运动带来了这些灾难，现在这些念头甚至混进了教会这块神圣的地方——不仅通过各地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而且——不幸的是——甚至通过教会里一些最值得信赖的人。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想您明白我指谁。那些所谓的格兰德维格^①追随者——通过他们的‘互助会’和中学，最近甚至还得到了国家资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些讨厌的‘叫卖《圣经》的小贩’，这些布道的鞋匠、裁缝——一群无知的人，他们——请您注意，被牧师以‘神圣教会’的名义派往各地，授权他们来做

① 勒高莱·格兰德维格（1783—1872），丹麦牧师、作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教师和政治家。丹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催生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丹麦新的民族主义。

见证。我无法理解我这些同行的盲目，他们难道不明白这样的做法对于我们的尊严和权威是毁灭性的（在我们中间否认这一点没有用），在普通民众面前我们不能失去它们，普通民众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优越，也无法正确判断各种高贵品质。这样的后果是什么？我们难道不是已经品尝到苦果了吗？这些鞋匠、裁缝摇身一变成了使徒，在平民的眼里，他们难道不是被当成了杰出的演说家，甚至几乎成了先知？他们的言论和口号让人们陷入一片混乱，现在人们再也听不进任何一场正确的引人深思的布道，人们失去了对庄严的教堂仪式的任何兴趣——就在几天前，他们中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还对我自称是‘同行’，甚至还无礼地要求使用教堂！看，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流浪汉主持了布道，罪犯登上了祭坛。他们让教会蒙羞。这就是这些运动的意义——我问您，韩斯特德牧师，什么时候它才能结束？”他越说越激动，脸色苍白，全身颤抖，说最后几句话时猛地站起来，身体绷直，似乎随时准备打一架。

副牧师吃惊地看着他，年轻的女士也转过头来，那只鹦鹉一边发出声声尖叫，一边拍动着翅膀。

教区长非常激动，在地板上大步走来走去，重重的脚步声在房间里回响。几分钟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停在副牧师面前，看着他。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满含着探究，光芒闪



诺奖童书

烁，恰似暴风雨中乌云间隙的闪电。他用还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韩斯特德牧师，我希望您能明白刚才提到的事情让我多焦虑；我希望您也能分担这些疑虑，面对这些运动，每一个尽职尽责的牧师一定会这么做……我不想向您隐瞒，即使在我们这个教区，我也看到了有人在煽动民众。一个叫汉森的织工，无知但很大胆，他也是‘中学运动’可悲的产物之一，在过去的一两年，一直试图在我们的会众中建立一个革命党。一群夸夸其谈、无知的人居然胆敢公然对抗我。但我不会忍受他们！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毫不留情、严厉镇压这种反叛，我希望将来能得到您的支持，韩斯特德牧师。我希望，为了上帝的荣耀和教区会众的利益，所有重要事情我们都能携手作战。”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年轻人盯着地板，平静地答道。

“我很相信这一点，”教区长继续说道，显然对副牧师的回答很满意，“同时，我很高兴能从您口中得到确认。我毫不怀疑我们会相处得很好。”

这时候，客厅的钟轻柔地敲响了八点。与此同时，教区长的女儿出现在门口，邀请牧师们进去喝茶。

“那么，我们欣然从命。”教区长用充满活力的嗓音说道，站起身。他将手搁在副牧师的肩头，幽默地补充道：“您可能

已经发现了，韩斯特德牧师，在这所房子里，我的女儿负责发号施令——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她是一个严厉的指挥官。改天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请进吧，您得忍忍这土里土气的餐桌。”

第三章

餐厅，像大多数牧师宅邸的房间一样，空间开阔，比例合理，天花板、门框上的壁画都装饰得很华丽。虽然韦尔比村和斯基博卢卜村远称不上富裕，牧师宅邸和外围的建筑风格却更适合给一位富有的地主，而不是一个教会的仆人所居住。教区长的前任生前是一位极其富有的人，他来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从前老的牧师宅邸夷为平地。他自己花钱建了现在这座宫殿般宏伟的建筑，其奢华引得全国各地的人们慕名前来参观。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谈论他当年一掷千金的种种故事。

一个农民只要去找他，跟他抱怨自己的牛发生了不幸，或者谷物歉收，他马上就会掏出一支笔划掉这个农民的什一教区税，有时候甚至还会在农民离开前递给他一张五十达勒^①的钞票。他要求的唯一回报就是让他安安静静地和他的书、艺术品待在一起；由于教区居民对宗教无形的珍宝兴趣不大，而往往对世间有形的物品更感兴趣，在“百万富翁牧师”任职的十五年里，教区民众和他之间存在着极好的默契。

^① 达勒（Daler）是一八四九年到一九一七年间丹属西印度群岛流通的货币。

这样一来，汤内森教区长不快地抱怨他的前任，也算得上合情合理：他前任的做法完全把教区居民的想法给搞乱了。他们已经习惯了依照自己的想法缴纳或拒绝缴纳什一税和其他给上帝的奉献，因此当教区长要求他们重新缴纳，甚至严格规定他们按时缴纳这些税费的时候，他们觉得对于一个牧师而言，这是极不得体的贪婪表现。这引发了教区居民的集会，自此以后，牧师和教区居民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过去的几天里，会众对教区长的敌意有了新的特别的转变。正是想起了这些转变，使得教区长刚才怒气冲冲。

事实就是，这些农民正在阴谋策划再次拒缴什一税，根据他们事先的安排，他们故意让教区长扣押了他们装肥料的旧推车和四轮马车，到了车被拍卖的那一天，农民们庄严地赶着车，排着队在牧师宅邸前等着，然后他们高高兴兴地买回了自己的车，兴高采烈地驾车离开了。

如果教区长对他的前任和教区居民的友好关系有理由表示不快，那么反过来对于前任留给他的宏伟的宅邸他更应该加倍地感激。在他看来，这座房子对于韦尔比村和斯基博卢卜村的教区牧师是再适合不过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个原因，他依然住在这儿，过着和他的年龄、职位相称的体面生活。此外，目前他正遭受着一种想象中的羞辱，来自他的顶头上司，主教大人，一位